

我们的学校

◆王海岚

（接上期）我把我们小时候经常随手涂鸦的画作搬了出来：“我语文考零分，画一个大大的0，象征鸭蛋；我算术考二分，画一个大大的阿拉伯数字2，套在鸭蛋的外面；妈妈打我三棒子，再在2的下面，画上平行着的三条横线；我嘛嘴变个小鸭子！”我一边这样说着，一边从2的起点处，往外一拉、再往里一收，一个躺着的<符号就出来了，然后一笔到底，就把2字从头到尾的连了起来，三棒子，就是那三条横线，很自然地被圈在了里面，我嘴里说完，手里也正好画完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我们小时候的拿手好戏呀！一个人、两个人或是几个人都可以玩，我们熟练到互相比着玩，一个嘴里喊着，另一个则闭着眼睛在地上迅速地画，看谁正好说完画完，看谁画得又快又完整！如果对方喊完了你还没画完，或是对方还没喊完你就画完了，这都算输了。只要如此这般的几步下来，一个憨态可掬的小鸭子就跃然纸上，怎么看，它都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小鸭子！不管你怎样的随意，鸭蛋画得大也好，小也好；套在鸭蛋外面的2，画得宽也成，窄也成；连接2的地方，也就是象征小鸭子嘴巴的<符号，尖也好，圆也好；三棒子长也可，短也可，一般粗细也好，参差不齐也罢，反正只要照着这几步下来，就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鸭子。有时候，我们还会在小鸭子的肚皮下面，添上两只小脚丫，很简单的一竖，然后，以这一竖为中心，一边一点；再一竖，再一边一点，即刻，它又变成了一只向前奔跑着的小鸭子。还有时，我们又在小鸭子的脚下面，再画上一些水波浪，让小鸭子游起来！如果有蜡笔或是不管什么颜料，就信手再涂上一些花花绿绿的颜色；把小鸭子的眼睛，就是那个大鸭蛋，涂成红颜色的；三棒子涂成黄颜色的；脚丫子涂成粉颜色的；水波浪涂成蓝颜色的；嘴巴涂成红颜色的；羽毛涂成白颜色的。不过，这些颜色也不是固定的，反正有什么就涂什么，眼睛、嘴巴、脚趾头，还有羽毛，想怎么涂就怎么涂，想涂什么颜色就涂什么颜色，兴之所至，但凡手头的颜色，都一股脑地往小鸭子身上抹。

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里，我们的童年是那样的开心、难忘、其乐无穷，它在我们小小的心灵里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那个时候的我们，从没感到一丁点的贫

乏和单调，相反，在以后的许多年里，常常是这些童年的影子，或隐或现地陪伴着我们的灵魂，伴随着我们风风雨雨、年年月月地奔走在人生的旅途上……不管生活多苦多难，内心深处里，无时无刻的，做着回归童年的梦，这是生命的回归，是灵魂的休憩。

今天，我走进了大山深处的这所民族小学里，在与孩子们共处的日子里，和这些幼小的心灵一起，又重新回到了久违的童年时代，在我的带领下，亦步亦趋地，一个个大小的小鸭子就出现在他们的小手下面。看着这些画作，我和他们一起欢笑，我和他们尽情地笑着，一边在心里感叹：这里的儿童们，尽管身处大山里，思想却一点都不沉寂。看，有的居然在小鸭子的嘴边，画出了一串跳动着的五线谱！

哇，看着这些头朝上、脚朝下，或是脚朝上、头朝下，连在一起的歪歪扭扭的五线谱音符，小鸭子一边大摇大摆、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着，一边哼哼唧唧地吹着美丽动人的曲子，我真是有说不出的惊和喜。惊的是谁说大山里的孩子孤陋寡闻，看他们一点都不逊色！喜的是她们的小手是那么灵巧，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全都画出来。都说最能感知世界的是孩子，一点都不假。她们的小脑袋是那么空灵，想象是那么丰富，就像鲁迅先生说的：能从天上想到地下、从地下想到天上，世界上最新最真的想法，是出自他们的小小脑袋啊，他们的眼睛又是那么的敏锐，能捕捉到大地上一丝一毫的变化。

山区的街道不是很宽，有时候会有风，其实每天都有风，只是风速时大时小而已。有风就有尘土，买了口罩，戴了几次不习惯，就任凭风起尘落吧。去街上的次数多了，也走出来经脸了，原来，学校的前后是通着的！我以前都是从大门出去绕了那么一大圈，这下子好了，省去了我不少脚力。街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农贸市场，也卖百货商品，进到里面，各种商品一应俱全，又是一个周末了，我又一次往街上走去。一边慢慢地走着，一边欣赏着路边的风景。

一块块整饬的田地里，刚刚露头的禾苗，一排排站在亮晶晶的水田里，迎着风，大大方方地朝着天空尽力地伸展着。远远望过去，绿油油的，一片又一片。风不停地吹着，仿佛看见它们努力地向向上生长着，生长着……碧蓝碧蓝的天空中，大团大团的白云，时聚时散。羽翼四张的木楞房，全是用一根根等宽等长的圆木建成！在极具民族特色的建筑中，也还能看到一些白墙黛瓦的砖瓦房。一辆一辆的小轿车飞驰而去，身后掀起一阵尘土，这些早已代替了古老交通工具的现代化轿车，给隐藏在大山里的天地，涂上一层躁动的色彩，也不由地让我思绪翻滚。谁能够想到，就在同一块国土上，居然还有这么一个美丽动人的地方，她们世世代代不被打扰地生活着，繁衍生息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；他们永不回头，没有悲伤，不见犹豫，从不瞻前也不后顾。这样一个勇往直前、豪迈爽快、热情奔放的民族，我怎么会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她的身边，和她亲密接触，朝夕相处，同话人生？我见到了大山脚下的她们，她们也见到了千山万水之外的我。

远远地，就看见学校高高大大的教学楼了，它威武地耸立着，耸立在周围古色古香的民居中。隐隐听见篮球架子在咣当咣当地响，一定是高年级的孩子在操场上打篮球。离学校越来越近了，喊叫声、欢呼声一阵阵的已经听得很清了。进到校园里，果然，高年级的七八个学生在打篮球。又看见单杠旁边的沙土堆上，几个小男生高高兴兴地跑上跑下，嘴里高一声低一句地喊着口号，比谁的速度快。看班里那个调皮的小男生，玩得多高兴！

我也笑了起来，觉得嘴里的糖更甜了！

突然记起，有一天下午，布置家庭作业的时候，我临时查看他们的造句本，他们说人长得胖，就说是“饱满得很”，哈，又不是种子。我笑着告诉他们：人长得胖，应该用“丰满”这个词，人，怎么能是饱满呢？人是种子吗？哈哈，多有意思！

“那么，人为什么就不能是种子呢？”

“哈！为什么？”那个调皮的小男生大概是我看一副抓耳挠腮的样子，张口接到：“人也是种子！”

啊？！哈哈！我们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……笑完了，小男生说：“老师，咱们来做一个种子的游戏吧？”

“怎么做？你当种子？”我笑。

“不，老师你最大，你当种子！”一片喊声。我想了想：“好吧，我当种子，站在你们的中间，那，不说什么吗？”

暑假刚舒坦没几天，女儿的嘴便嘍得老高。儿子一边更是绷着脸叫道：“我不上补习班！我不……”

女儿唠叨道：“这可是马不停蹄地奔跑啊！暑假暑假，难道是补习班的天下啊！”

妻子一边卡着腰，一副不容置疑的面孔，叫道：“你们看看，现在暑假谁家孩子不是去补习啊！补习差的科目，预习新的课程，人家差学生好学生都在补习，你不补习你跟不上人家啊！”

我张张嘴刚想替孩子说几句，但听了妻子的话硬生生把话咽回去了。

想想现在社会竞争多么激烈，孩子的竞争更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了。上名校，选好班，择名师，为了啥，不就是为了高考一举中的，能上一个名校，有一个好的未来吗？前段时间火爆的电视剧《虎妈猫爸》，很生动地反应出现在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。你想想，你不去补习，不去上奥数，奥数，那些名校能考得上吗？你不去补习，能将那些弱科目提上去吗？

朋友的孩子娇娇，学习一直是很棒的，在一中二十个班都名列前茅。要说，这样的孩子你应该放心了吧，不能够，假期照样被她妈妈给送到补习班去，一点都没敢放松。你说这样的优等生都在补习，咱们这普通学生不补习还咋活啊。

那天，我们全家出动为孩子找补习班。这个还用找啊？满大街都是！朋友强子知道了差点笑掉大牙，他不假思索便如数家珍地给我吐出一大串来，最后说，你们上大街走去，三步一个五步一双，多了去了。这话起初我还不信，走上街还真是，处处是补习班的广告，简直是晃花了眼。

七月的天气，酷暑难耐。看着大街上孩子们一个个背着沉甸甸的书包，好像奔赴战场的战士，我眼眶不禁一阵酸楚。这叫什么暑假啊！孩子们背上的包袱啥时候能卸下来啊！

记忆里，我儿时的暑假，寒假是最快乐的日子。寒假有年的喜悦，暑假漫长而好玩，去游泳、捉知了，在百花园里做游戏。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补习班三个字，那种日子真是充满童趣，那才是真正的快乐假期。

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现在的孩子们也会卸下身上重重的壳，轻松而快乐起来。

“说，说，老师。”他们一个个兴奋得都快跳起来了！有的一听说做游戏，也不急着回家了。

“种子发芽，种子发芽，种子快快发芽”。还是那个最调皮的，在后面大声地喊了这么一句。“对，对，好！就说这个。”我称赞道。“老师，你还可以一边说，一边慢慢地转着圈。”一个小女生急促地表达着，一边伸开两只胳膊比划着。

“对！”我也兴奋了：“你们在我的胳膊下面，或是身子前、后，就这样，一个，二个，三个……”我每说一个数字，就像拍皮球一样地往下拍一下。

“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……”立即，一片附和声全都冒了出来，我呼叫一声，张着两个手臂就转了一个圈，转的腰都弯了下来，简直比孩子还孩子气。是因为成功了吗？我们共同设计编导，不，是由孩子们首先想到，然后他们设计，我参与的。哇！这可完完全全是孩子们的杰作呀，甚至说词、动作都是从她们的小脑袋里蹦出来的。

想想看，没有孩子的世界，该是一个多么悲凉的世界啊，没有孩子的人群又该是多

么的寂寞啊！没有孩子参与的游戏，再有趣也是枉然的；没有孩子的故事，再动人也是索然无味的。和孩子们在一起，你会忘了自己的年龄，忘了自己的性别，也忘了自己的腿脚和腰身，只剩下一颗与之相通的心，与孩子在一起，是多么愉快的光阴啊！它教我们回到童年，回到最初，回到纯真！把自己献给童年，献给童心，献给天空，献给自己吧。只因我们看到了童年，不管是多少忧伤，多少坎坷，多少苦难，我们在童年的印记里，痊愈了所有的伤痕，我们在童年的光彩里重新站了起来！我们重新生活，重新学习，重新做人，重返人间乐土，重走人生之路！一颗喧嚣、烦躁的心，因为有了童年的滋养，变得积极向上，越来越透明。

我疾步回到我的房间里，放下采购的食材，我这会并不想与锅碗碰撞，我现在只想与我的工作交融。随手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，活泼动人的儿童歌曲立刻就回旋在耳旁：“我们的学校，是孩子们的学校。孩子们的学校，就是我们的学校……啊，看哪，我们的学校多么美，我们的学校多么美……”

翻开教材，我开始为孩子们准备下一节课的教案……



苗奇摄

故土难离

◆寇俊杰

正吃着午饭，忽然听到鞭炮声，母亲说：“你杨伯退休了，翻新了老宅，在老家住下了！”我点点头说：“这下杨伯可安心了，怪不得他要放鞭炮呢！”

杨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，那时村里出个大学生可不简单，虽然我只十岁，但清楚地记得他收到录取通知书后，大队放了三晚上电影。毕业后，他分配到县城工作。那些年他的父母都还健在，他也经常回来。十年前，他的父母相继病逝，他就很少回来了。老家的院子没人住，不但院子里荒草没膝，就连房屋也年久失修，破败不堪。邻居盖新房时想把他的老宅买下来，这样新院子就大了，但去城里和杨伯商量，杨伯就是不同意，不是嫌价钱低，而是说老宅不能卖，他将来还要回来住呢！当时，不但邻居不理解，杨伯的儿子更是不理解——他结婚时买了新房，还还着房贷，经济压力很大。为这事，老伴也生杨伯的气，但杨伯认准的事，谁劝也不听！并且村里修路，他还主动捐了一千元钱，就是为将来回老家住正名言顺。

吃过午饭，我来到杨伯家，乡亲们还没有散尽，他见我进来，忙抓起桌上的糖让我吃，我推脱不掉，只好接过一颗剥开放到嘴里。我看着装饰一新的房子说：

“杨伯，县城那么好！怎么舍得回来住？”

“故土难离啊！”杨伯说，“我在村子里生活了二十年，这里有我的父老乡亲，有我小时候的伙伴，有我的思乡梦啊！”“那你不会经常回来看看？毕竟你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县城度过的。”旁边有人问。“回来看和回来住是不一样的！就是在县城住的时间再长，我还是把自己当成乡下人，我的根在村里。再说这几年国家重视新农村建设，振兴乡村经济，现在村里一点儿也不比城里差，我们单位好几个人都说退休要回农村老家住呢！”

“你在村里长大，自然对农村有感情，关键是你家里人同意吗？”“同意！”杨大娘挤过来说，“我和老杨都规划好了，在院子里种点花，种点菜，没事到村里活动中心转转，挺好！”“还有我们呢！”杨伯的儿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们身后说，“我虽然不是在农村长大，但回来看到农村现在的样子，有些方面真是比城里都好！将来等我退休了，我也回来住！”“等我退休了，我也回来住！”没想到杨伯三岁的孙子也接了腔，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……

我也笑了起来，觉得嘴里的糖更甜了！

满城尽是补习班

▲陈来峰

暑假刚舒坦没几天，女儿的嘴便嘍得老高。儿子一边更是绷着脸叫道：“我不上补习班！我不……”

女儿唠叨道：“这可是马不停蹄地奔跑啊！暑假暑假，难道是补习班的天下啊！”

妻子一边卡着腰，一副不容置疑的面孔，叫道：“你们看看，现在暑假谁家孩子不是去补习啊！补习差的科目，预习新的课程，人家差学生好学生都在补习，你不补习你跟不上人家啊！”

我张张嘴刚想替孩子说几句，但听了妻子的话硬生生把话咽回去了。

想想现在社会竞争多么激烈，孩子的竞争更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了。上名校，选好班，择名师，为了啥，不就是为了高考一举中的，能上一个名校，有一个好的未来吗？前段时间火爆的电视剧《虎妈猫爸》，很生动地反应出现在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。你想想，你不去补习，不去上奥数，奥

朋友的孩子娇娇，学习一直是很棒的，在一中二十个班都名列前茅。要说，这样的孩子你应该放心了吧，不能够，假期照样被她妈妈给送到补习班去，一点都没敢放松。你说这样的优等生都在补习，咱们这普通学生不补习还咋活啊。

那天，我们全家出动为孩子找补习班。这个还用找啊？满大街都是！朋友强子知道了差点笑掉大牙，他不假思索便如数家珍地给我吐出一大串来，最后说，你们上大街走去，三步一个五步一双，多了去了。这话起初我还不信，走上街还真是，处处是补习班的广告，简直是晃花了眼。

七月的天气，酷暑难耐。看着大街上孩子们一个个背着沉甸甸的书包，好像奔赴战场的战士，我眼眶不禁一阵酸楚。这叫什么暑假啊！孩子们背上的包袱啥时候能卸下来啊！

记忆里，我儿时的暑假，寒假是最快乐的日子。寒假有年的喜悦，暑假漫长而好玩，去游泳、捉知了，在百花园里做游戏。那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补习班三个字，那种日子真是充满童趣，那才是真正的快乐假期。

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现在的孩子们也会卸下身上重重的壳，轻松而快乐起来。

雪糕回来，芬芳的凉气，幽幽袭来。奉行“三伏天打死不吃凉”的半老徐娘，也接过一支，马不停蹄地吃完，吃得满口浓香，一腔子沁凉。

呵呵，这大暑天，什么告诫呀常规呀，都可以给它推翻重建，一种既被诱惑又掺杂反抗的隐秘快乐。

当然，若能走出家门，去享受世界，自是好的。再不济，在城外山巅湖畔疯一下，也有意外的快乐。

你可以去“野躺”半日，选一个嫩阴的天，找一片美美的水，最好有一片细细的沙；草地也好，茸茸绿。把自己放倒在那里，交给天地风雨。慢慢想心事，想往事，或什么都不想，就是静望和静躺。看天看水看云看绿，那一刻你有了渺小的感觉，会忽然生出点顿悟什么的。人世间那些生存指标，这一刻都有点淡了。名啊，利啊，好像不再是人生的必需品了。

还有什么，比跟万物对话更隐秘的幸福呢。

怎么说呢，夏天，虽然难过，回想一下，那钻进轻纱蚊帐、渍了一身细汗的长夜，那米白天光染白长街小巷的清晨，那风扇絮絮、往来摇头的清涼界，那一壶茅山红一路喝到黄昏的展卷时光……晨昏起居，浣衣饮食，一件一件，细细碎碎，总是沾染着独属于夏天的隐秘小快乐啊。

私密夏天

★米丽宏

别说出去。比如，晨起，套一件宽绰流利的睡裙，棉质、丝质都好，凉滑舒服，不粘皮肤的那种。烈日当头的一天，这就闭门不出了，让身体无拘无束晃荡一个日升日落。真是至美的享受啊。

还要吃饭的不是吗？那么，我告诉你，睡裙外扎条围裙，钻进厨房消磨这大好的夏日。悠悠蝉嘶里，面对各色食材，创作的心态，被激发得葱葱茏茏。周旋在案板灶台之间，火光明灭，什么都不多想。窗外的世界，阳光白炽化，那有什么要紧；厨房的方寸之地，我辗转腾挪，是一尾活蹦乱跳热爱生活的鱼。

闲极无聊，可以喝喝茶呀读读书啊。这个夏天，我一直慢慢喝着友人快递给我的“茅山红”，盈盈一握的小茶盏，泡满了，也不过倒六小盏。琥珀红的汤色，嫣然端然；核桃大的小杯子，一口一个。那茶香啊，绵密醇厚，喝下去，肺腑香了，夏天也香了。

事到如今，大抵披挂严整奔走烈日之下的，总是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个暑假下乡两天，游走于居民区、入户调查两天。不停地上楼下楼、上车下车、进门出门，寒暄客套、耳听手记，一行人衣服湿了又干了，干了又湿了。头发真是多余呀，像纯毛帽子，晒得热烘烘，捂得人发蒙。带队领导体贴，下车抱了一堆

豆棚瓜架雨如丝

△刘明礼

我从乡村长大，对农家小院的生活，有着最亲切最深刻的记忆。印象中，夏日的乡间小院，几乎就是丝瓜、扁豆的世界。窗沿下、院墙边、篱笆上、树杈间，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。这一棚棚、一架架的绿色生灵，寂静清鲜，一如邻家初长成的少女，有一份清纯，一点羞怯，一丝活泼，一分躁动；更像是慈祥的老者，宠辱不惊，去留无意，在漫漫岁月中安然而过。

在乡下人眼里，丝瓜、扁豆最为“知本”。谷雨时节，随便在哪块潮湿的土壤埋下几粒种子，哪怕是无意遗落，不消几即便会有嫩绿的小苗钻出地皮，给人带来阵阵惊喜。往后的日子里，无需刻意打理，它们便生长得蓬蓬勃勃，不经意间，就完成了从开花到结果的风雨历程。

过去在我们老家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搭有豆棚瓜架。或在影壁墙边，或在窗户跟前，或依篱攀木，或在院落一隅，成为漫漫夏日里一道醉人的风景。棚架上，开着数不清的花，紫的、黄的、白的，且落且开；一簇簇青翠的藤蔓，有如少女轻舒的纤纤玉臂，散发着青春的气息；一簇簇鲜嫩的扁豆，宛若舞台上的键钮，演绎着夏日的韵律；一个个长长的丝瓜，又似农家桌柜上的钟摆，在炊烟中回荡着悠悠的乡音。

当然，农家支起这豆棚瓜架，可不是为着好看好玩。那是他们对生活的美好期冀。我们那有句谚语：懒汉不用起菜园，丝瓜扁豆吃半年。在那个贫困的年代，瓜菜被作为粮食的补充。而丝瓜、扁豆，则是餐桌上的常客。我家也不例外。母亲在门洞后的影壁墙前，用砖砌起一溜土池，用树枝围成篱笆墙，每年种些丝瓜、扁豆。那些藤蔓蔓蔓、枝枝叶叶，继续缠绕、层层叠叠、挤挤挨挨，郁郁葱葱一片，在门洞与影壁之间，编织成一张绿意天成的凉棚，遮挡住烈日的阳光，播撒下一片荫凉。中午饭就在门洞里的泥灶上做。随手摘两根丝瓜、几把扁豆，切时还挂着浆水，入锅便溢出香味，直叫人垂涎欲滴。在棚架下摆好餐桌，吹着穿堂而过的自然风，享受着天然绿色的美食，那叫一个享受。晚上吃完了饭，关系要好的乡邻会凑到棚架底下纳侃。有时候，大人们会讲一些鬼故事，听得人毛骨悚然，躲在大人怀里却忍不住不听。

雨，是夏的常客。每当有雨袭来，雨点打在棚架的绿叶上，沙沙作响。雨水顺着藤蔓聚拢起来，形成一条条水线，仿佛挂起一道道水帘。“姑妄言之姑听之，豆棚瓜架雨如丝。料应厌作人间语，爱听秋坟鬼唱时！”想必清代文坛巨匠王士禛，也是看到过这番景致的吧。

小时候的我，对豆棚瓜架更是垂爱有加。当然，并不仅仅图了口腹，而是为着好玩。盛夏，棚架上的花儿们俏皮地张着小嘴，欢快地沐浴着雨露和阳光。金色、粉色的花赶趟儿似的，在青翠欲滴的藤叶间竞相绽放，艳丽夺目。蜜蜂、蝴蝶、蜻蜓在其间纷飞起舞，麻雀在上面蹦蹦跳跳，把小院渲染得生气勃勃。这里也成了我最好的玩处。约一两个小朋友，在棚架下过家家，捉蝴蝶、逮蜻蜓。幸运的话，能扣住一只“蜜蜂罐”。这种野蜜蜂，尾肚里藏着一罐甜甜的蜂蜜，对那时的孩子来说不啻于上帝的恩赐。

上学后，这里又成了我做课后作业的理想场所。搬把小凳，趴在饭桌，一边欣赏着那满目葱茏，享受着阵阵凉风，一边大声背诵或埋头运算。清风徐徐，绿影婆娑，花儿烂漫，写作业的心情也随之怡然……

如今，生活在城市钢筋水泥的壁垒之中，难得看到一处豆棚瓜架。即使在农村，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，也很少有人再靠丝瓜扁豆维持生计。可是，那豆棚瓜架下的生活，却时常勾起我美好的回忆。